

師三十三歲。崇禎七年也。

▲梁家庵聽楞嚴

自有生來於此始著棉衣。其同行二三友，相別朝海，成拙覺心。隨伴。此武岡州藩封岷王，有一宗室諱烟離，喜攻書畫，與異卉師交往。十月中踏雪而來，携正紙一張貼之壁上，欲畫孤舟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圖。炭稿數次，仍未決定。余立旁觀，語云：凡善畫者，意在筆先，下手不假思議，方得其神。如此再三擬度，恐無天然之妙。彼顧余云：說則似易，作則實難，汝能否耶？余笑答云：頗曉一二。彼卽過筆與云：請寫此圖。余接筆在手，先存意布境，遂一揮而成。投筆於案。彼深讚美，語異師言：僧中所隱高士，不尠。可將此圖懸庵。自此頻來坐談，親書二手卷，贈余及成拙覺心，敘其參訪知識行腳因緣。

正月初五日，和宜法師在梁家庵開講楞嚴，去止水六十里。中立師相約聽經，成拙未讀。楞嚴先往寶慶府五臺庵親觀，顯愚大師經完至彼相會。余等三人到彼聽眾僅二十餘人，皆各攢米一石，銀一兩，結社。中立攢入，余與覺心隨身衲衣蒲團，無攢單之物，意欲隨喜卽行。中立爲白法

師知是滇南淡薄。故免攢單。隨眾聽講。余向覺心言。雖法是師施。食乃眾備。何以空受。由是兩人自願行堂洗盥。其掃地擔水。不待人呼。暇則相助。四月初一日圓滿。中立住此。余同覺心辭往寶慶府。投大報恩寺宿。

▲衲衣進堂

聞寺中有自如法師是雲南人。故往參禮。敍問出家並南來因緣。法師隨以師弟呼之。余請問所呼。師云。吾劍川州人。石寶山僧。幼從亮如老法師受業。依止六年。深領法誨。一往音問絕通。今會公猶見師。所以論法親。應呼師弟。汝在滇中聽師何經。余答曾聽法華楞嚴。但植其因。未諳其義。又問今從何來。余云。從武岡州梁家庵。聽和宜法師楞嚴而來。自師云。和宜法師是吾同參。此來恰好。顓大師新出楞嚴四依解。諸護法請流通。大師命吾在寺代座講演。聽眾已有百餘。少一後堂。師弟可任之。余云。允一散單足矣。板首萬不敢當。師云。獅子之兒。不須過遜。吾爲置辦衣履進堂。余云。乞肯二事。一仍隨衲衣蒲團入堂坐臥。次懇方丈莫頻呼賜食。但餐法味。佩感無涯。師意不然。必令更衣。寺中有一房僧野溪。亦在聽眾之

靈峯宗論中有
顓愚大師塔誌
銘。又祭文。

靈峯最佩顓大師今讀此一頁餘文如親其人。

列久依。顓大師次日往五臺禮大師。問及講期中事。彼將余來歷並所懇之事。呈白大師。大師云。吾幼在北五臺竹林寺。依月川大師。隨眾聽講。亦是衲衣草履。杖笠蒲團。乃至行腳天台南嶽。及到此寶慶。亦復如是不曾更改。因檀越建此庵。跪捧衣履。乞吾更換。不受。則長跪不起。故爾從之。令其生信。故每見禪和子習氣不除。莫不愛好。罕有別行一路。今聞雲南來此人。不被境轉。畧踐吾腳迹些子。汝回寺中。向自法師言。隨彼本志勿強。可以誠慎多貪者。自師遂如余願進堂。眾中有讚古朴者。亦有譏其顯異者。譏讚俱付之不聞。

起期三日。方丈命四板首覆講。輪次六周。西堂有緣他往。首座抱病告假。堂主可度。是南嶽荆紫峯無學師法嗣。性醇好學。與余心志相投。彼此互敬。自四卷以去。僉余兩人輪講至終。

道場圓滿。自如法師率眾詣五臺禮謝。正值大師跏趺傘下。所以別號傘居道人。自法師禮謝還寺。留余傘下。賜飯一餐。其蔬是苦瓜一盤。大

▲謁顓愚大師

師先喫呼余喫之其味入口甚苦不能咽復不敢吐。大師微笑謂余云。先苦後甜。修行作善知識亦爾。余禮謝其開示。大師言。汝有些骨氣。今向何處去。余云。在滇發足時。本爲尋三昧和尚受戒。受已隨便參學。大師言。三昧和尚是真律師。可往受戒。而云隨便參學。江南叢林。大半講席。規矩不嚴。人多狂慢。若不相宜。還回吾所。切莫沿流放恣。汝將來必爲法門梁棟。可見當時講席之盛。

▲雉潭

卽呼侍者。取自撰文書一套予之。復誡勉云。當效吾操履。余拜受而別。次日約成拙同朝南嶽。自寶慶五日走楊柳塘。登後山而上。游九龍坪。古大坪。其側有雉潭。三昧和尚至此潭。龍化雉雞。從潭心鼓翼而出。三昧和尚卽予受三歸五戒也。再歷茅坪等諸刹。繞天柱峯。烟霞峯。從祝融峯下至南嶽廟前。於茶庵挂單。

▲別道至江西

會雲水僧。敘問途次。彼云。此時流寇猖獗。正在常德。澧州。公安。荊州。等處地方。防衛甚嚴。官兵不良。多將僧家行李奪去。反以姦細加之。冤屈無申。枉受苦惱。諸師切莫下去。余與成拙耳雖聞此。心靡怖退。豈無益而

呂林、應作醴陵。

徒行數千里。遂問庵中主人。別覓去向。彼云。世道既亂。且緩住此。太平再行。何以急迫。余云。我志已決。時不待人。求指別徑足感。彼云。路雖別有。最是荒僻。途中少有行人。一派盡是山嶺。須從黔陽走會通。往呂林縣過普安慈化寺。問萬載縣路。至瑞州府。可以到江西省城。則不經游流賊所在地。次早依言而行。果是重重山嶺。不覩村莊。荒涼之極。或清晨一餐。至晚。或全無早餐。卽行。每日途行不減七八十里。

▲遊廬山禮
東林道場

半月餘方繞至江西省。宿塔下寺。歇息三朝。復走德安縣。隨喜廬山。游歸宗。開先。五乳等諸刹。

一日行至萬松庵將晚。扣門借單。庵僧怒氣閉門不允。漸漸天暗。星懸。旁觀路邊。有一大石下。虛丈餘。三人置蒲團而坐。少頃門開。彼僧復來驅逐。余等自嘆無緣。反憐彼癡。付之不聞。強坐一夜。東方將曉。三人隨路而行。至荳葉坪。用早食。次遊晒穀石。仰天坪。乃至金竹坪。日將墜西。到東林挂單。彼禪堂在後。雲水堂三楹。冷落不堪。草深尺許。牆頽瓦脫。窗牖無

遮中有一無梁殿。入內禮佛。見飛塵積厚。鴿雀穢污。與成拙掃。除淨潔。置蒲團佛前之左。議念佛一宵。不虛到此。古白蓮社。當家僧從內而出。謂不告執事。私自移殿。厲聲訶責。不容歇宿。驅至山門。化主老僧留飯許宿。彼當家僧。復來責其老僧。卽以水潑地令溼。使其不能坐臥。余等謝彼老僧出門。謂成拙覺心云。多生曾與彼種不如意因。今當還報。可作善知識想。成就我等忍辱行。切勿起怨恨心。但此時無處可棲。成拙言。適從此過。見路下有一樹林稠密。可以入內止宿。卽下路尋林。卻是一古墳墓。三人以蒲團著地而坐。曠野空寂。又無月色。至初夜時。忽聞一聲擒捉。四下齊喊。余謂成拙覺心言。倘彼下毒手追來。則皁白不分。卽是定業。至天明時。聞有差馬鈴鳴。乃知是通衢大道。其心稍安。三人出林。見田中有人。問云。夜來四處齊喊爲何。答言。此時田中麥熟。防人盜取。故爾驚之。三人大笑。

往西林隨喜過一宿。走九江府。日已沈西。城外各庵俱不留歇。謂地方嚴禁。過江可宿。只得忍飢渡江。至中流渡子。索錢。余解繫襠腳帶予之。

同舟有道人見已。爲余等出渡錢。登岸問旁人宿處。答言。左近無庵堂。順堤下去七十里。到鑿港。是五祖離母墩。有一茶庵。接眾。余向成拙覺心言。我等被人所誑。前庵又遠。西南風狂。宜各勉力速行。不必在此猶豫。三人迎風掩口。背月奔途。至後夜方到。敲門求歇。幸主僧道心。卽起開門。請入。問其夜行之故。余等詳告。彼歎息。行腳之苦。悅顏烹茶。余嗟云。不至九江庵堂。焉顯此處道念。次日早食畢。問其去向。方知一路祖庭殿宇頹朽。皆三昧老和尚修葺重新。故往隨喜。遂奔黃梅縣。登破額山。禮四祖道場。復走馮茂山。禮五祖道場。上高山寺。禮淨鑒祖道場。過玲瓏嶺。至老寺。禮千歲寶掌祖道場。往潛山縣。禮三祖道場。走青陽縣。朝九華山。望大殿。下有一庵。住宿。無有晚餐。次早坐之久久。主僧云。庵中淡薄。惟安空單。可往房頭化飯喫。余謂二友言。房頭葷廚。那有淨食。三人隨卽上殿。禮拜菩薩已。空腹下山。行十餘里。到一宿庵。用小食。

走太平府。聞融悟法師在青山。講法華經。去府不遠。三人欣欣問路。

而往。到已日落。當家僧見杖笠蒲團不安單。說之再四。觀天晚難行。乃令領出山門外。於路旁一小土地廟宿。三人將蒲團相重對坐。余云。既爲法來。豈因此空回。次早仍入寺喫粥已。聽經一座。卽下山。向村乞食。問路而行。

▲抵南京

於初十日巳時分到南京。遙瞻報恩寺寶塔。五色凌空。光輝映日。進內頂禮旋繞。至午腹飢無食。問塔下隨喜者。何處有接眾齋堂。有人指示云。南廊三藏殿便是。到彼禮佛。坐殿臺旁。出進有僧。全不相問。余等疑此何故。起身出門。遇一老僧。說其所以。彼云。南京是講席禪堂。若衣履整齊。是清客禪和。乃有人接應。汝等是方僧行腳。故爾不問。

▲不爲衆者
不可親近

遂卽進城。至鐘鼓樓西。大佛庵挂單。其佛以蘆篷覆之。主人實念修行。以蓋飯接眾。甚喜余等。問從何來。答從雲南來。彼云。興善寺當家者號印吾。是汝等鄉里。可往相看。自然留住。次日午間往彼安單。見大眾皆是多年虫蛀倉米。少鹽臭蠶。及至各寮隨喜。見彼眷屬。俱時蔬白米。當家之

徒號廓然，亦滇人。聞余等語音，晚到雲水堂，認鄉里。余言：我等是貴州人。彼再問，似欲留住。余謂成拙覺心言：萬里而來，宜依止有道德善知識。如此不爲眾者，甯甘淡薄，不可親近。

▲僧儀

聞覺悟法師在圓覺庵講楞嚴經，出城往聽。遇有檀越設齋，凡十方僧俱就韋馱殿地板而坐。兩人四木碟菜，余共一方僧，自具威儀，緩用。彼舉筋不停，一掃四空。齋畢出門，對二友言：我等久後若有因緣爲眾，其菜不論幾色，共攢一碗，隨便任用。一則僧儀可觀，次則令人信敬。如今日此人，則僧體喪盡，何異餓夫。

▲兩人不開單

復往普德寺，隨喜。至禪堂內挂單。晚間議云：今十月將終，途行恐寒，莫若在此暫住。春暖再行。次早粥罷，向都管討單。彼言：兩人尙不予單，況是三人。復看余云：鐘板堂香燈單予汝一人。余笑云：我粗莽不能剔瑠璃。三人收拾行李出門。語成拙覺心言：京城叢林，既三人不予單，且各分散。過冬約在臘盡相會。聞華山好學事，我去讀楞嚴呪。成拙言：我同覺心往

祖堂師呪完可來。余將蒲團與覺心換一臥褥。由是三人分別。

▲上華山

上華山到半坡已日落。投石門庵宿。晚間茶坐。問主人云。聞華山好學事。余欲往之。主人云。山中有一老首座師。是雲南人。久在北都。來此山中十載。閱藏已三周。最喜人學事。我亦從學等韻。常住寂寥。有四房頭。幸爾各不別爨。仍同一廚。雖然三餐薄粥。往來朝禮銅殿雲水。俱留宿食。既欲在山。須放下身心。莫嫌淡薄。

▲大丈夫不

用不明之
食

次早登山到常住。禮佛已。周徧隨喜一日。隱隱猶如熟境。詣首座師前頂禮。求學楞嚴呪。師問何處人。出家幾年。此呪應先熟讀。余云是滇中人。方出家卽下江南。又不識字。所以欠讀。師遂允許。語云。既在山中。可去行堂。於廚下安單。至十一月天寒。碗水連凍艱開。余以淨巾拂拭乾。次早易散。水單一人難供。余亦助擔。廚下典座號了然。少年伶俐。但有房頭將米倩彼造飯。或煮菜。一經其手。必留少分。一朝余背呪回。彼留飯請喫。余問大眾是粥。此飯何來。彼言好意留予。反追問之。余云。大丈夫豈用不明

可見當時經懺
稀有亦甚鄭重
其事。

之食耶。起身出外。從此廚下皆回互。難容共宿。典座私與都管議之。板堂無人。將余在內看香接板。此堂空單寬獨眠。如臥冰室。有一房頭老僧號雲山。乃闍宦出家。最有道心。憐余志高守貧。一日黑夜推門而入。近余耳語云。送此物予汝遮寒。言訖卽出。余舒手摩挲。似棉不柔。覆之不暖。天明視之。乃重補舊棉胎。物雖如是。感念垂慈。至十二月十六日學呪完。禮謝首座師。師云。開春元旦。有河口鎮桑居士。就山中禮皇懺。汝當讀熟。其懺資可以造衣單。余與成拙覺心約在此時會。無心於此。至十二月二十八日。天將曉時。向首座師房三拜。下山至東陽。問祖堂路。行百餘里。日墜星懸。方到。問成拙覺心。雲水堂主云。數日前彼二人同去朝南海。曾留信云。若華山紹如來。可隨後赶上。次早過牛首。逢化主頓修。於貴州水月庵。曾相識。強留度歲。次日小食罷。不辭而行。走靈谷寺。是臘月三十日晚。雲水堂中。大半江湖擾雜之甚。又無空處。余就門扇後。坐至天明。喫早食已。卽行。出門遇當家師號弘傳。語余云。今是元旦。日何以卽行。請回安息數日。

師三十四歲。崇禎八年也。

見彼道誼殷殷。復回用午齋訖。仍出靈谷。行二十里。宿一小庵。

▲古林庵乞戒

初二日歇土橋南庵。初三日於途中忽遇成拙。問云。汝二人同去朝海。云何獨回。成拙云。覺心至無錫縣。先去海上。我後到杭州。聞三昧老和尚在五臺山。舊路嶺傳皇戒。所以返回。相約同往。余云。五臺路遠。皇戒未實。莫若南京古林庵受戒。此處是律祖古和尚開創。於汝意云何。由是兩人到古林庵。言其受戒。知賓云。若欲受戒。每人攢單銀一兩五錢。衣鉢自備。成拙有衣無銀。余銀衣俱無。惟有滇南大密蠟金念珠一挂。藏懷。即取出。予知賓作攢單造衣之費。知賓接之。似肯入房。余耳目少聰。見窗內有人窺視。聞言此二人是江湖。恐念珠來處不明。切勿予單。知賓出房語云。常住不便。自備衣鉢再來。余接念珠在手。即行。彼留喫飯。余云。是龍須歸大海。豈在牛迹窩中。即出投別庵而宿。次日渡江過浦口。

正月十四日宿紅心鋪。聞流賊將近。男婦涕哭。拋兒棄女。慘不可言。余同成拙咽無點水。腹無粒米。從旦至暮。奔走百餘里。宿三鋪。十五夜流

▲赴五臺道中

黃河爲舊黃河道與今異也。

賊破鳳陽。燒毀皇陵。成拙與余走北徐州。歇。次日渡黃河無船。坐岸至午間。有差馬至。捉得船來。附之同渡。正到中流水甚激湍。渡子酒醉手輓。船又滲漏不堅。差使慌亂呼天。余二人惟喘念佛。幸有微風飄船入蘆葦。置淺水上。兩人手挽蘆葦。涉水登岸。投宿荒庵。

▲參禮三昧

老和尚

次日長行。或衝風冒雨。或戴月披星。或望村莊乞食。或就耕夫化餐。於三月初一日至長城口。過龍泉關達晉地。到五臺山舊路嶺。其十方堂在山門外。二人安單已。詣方丈參禮三昧老和尚。有二北僧守門。語云。有香儀可進。若無且退。見彼人語粗硬。難以理言。回堂嘆云。登山涉水不遠。數千里而來。今無香儀。不能親見善知識。成拙言不必憂。嫺明早守門者。去喫粥。自進禮拜。次早忍飢。直入方丈頂禮。和尚問云。汝二人從何來。答從雲南來。又問。來此作麼。因無衣鉢。不言受戒。但言朝臺。和尚云。文殊在汝。反來朝臺。實念修行去。二人禮謝而出。由此發願。若作善知識。不受客僧禮。俾淡薄禪和。易得相見。

五大部者。相傳爲華嚴、涅槃、金光明、大方、佛報恩、大乘、本生心地觀經也。

▲琉璃光下讀經

遂上臺至塔院寺。彼寺有二房僧。是師兄弟。發心諷五大部三載。見已相問。知是從滇遠來。歡喜留住。成拙自願。擔水送余堂內。諷經成拙。擔水畢。專讀法華經。余除上殿佛事。已惟閱楞嚴義海。二人口無雜語。足不散蹈。每至中夜放參。臺山大小諸刹。皆以燕麥磨細調糊爲餐。本寺方丈師號德雲。及房頭眾僧。看余二人如是勤學。一月不更。俱生信敬。私請米齋。余共成拙議云。我等眾中學事。令人睡眠不安。彼伽藍殿夜點琉璃。內空無人。莫若就琉璃光。一者不礙於他。次則心寂易記。約至夜靜時止。五臺春秋尙寒。況乎冬際。到十月間。衣又單薄。手捧經卷。足立光下。用功時渾忘所以。至於歇息掩卷。則指不能曲。足不能移。通身抖戰。寒徹肺腑。然雖如是。其志願愈堅。

師三十五歲。

▲初登講座

至開春是崇禎九年。於二月初。覺心朝海回南京。尋至五臺山相會。三月中。有一朝臺僧。是楚人。號皎如。曾在寶慶府。同聽顓大師楞嚴四依。見余在堂。入內相看。眾問其由。彼詳說余之行腳。方丈德雲師知已。設齋。